

神神 查小欣

林峯、吳千語熱戀，星期三三度出埠度假，為的就是要避開傳媒的耳目，爭取拍拖空間，最近更遠遊去米蘭，偏偏就被偵探四出的狗仔隊全程貼身跟蹤，直擊他們逛街購物的拍拖生活，更如影隨形，跟他們同機返港，林峯、千語坐商務機，狗仔隊也坐商務機，將林峯和千語在機上十多小時的一舉一動都拍下來，結果兩人的睡姿全被攝入鏡頭，有誰願意公開自己睡覺的樣子，尤其在飛機上睡覺的樣子都難看，如果換了是普通人被偷拍都難以接受，甚至告人，作為公眾人物，就這點隱私權也沒有。

林峯吻睡千語

林峯在飛機上體貼地給千語一個 shoulder rest，怕她着涼為她蓋被，是很有男士風度的行為，卻被周刊歪曲成林峯睡前愛撫千語，滿足了一輪慾慾才各自休息，先入為主，報道起了導向效應，其他媒體不去獨立思考分析，一於盲目跟從周刊的口徑，這是某些傳媒的惰性和悲哀。別看一段娛樂新聞的報道手法和角度，當中其實起了潛移默化作用，有風度寫成急色；羅家英、汪明荃外遊回港，羅家英推滿載行李的行李車，汪明荃被形容為女王出巡，羅家英不過是做男人應該做的事；馬德鐘與太太出雙入對是馬德鐘一心要挽回好男人形象而非夫妻恩愛。藝人把廚餘打包回家，不是不浪費的美德，是吝嗇。好壞觀念倒置。

琴台聚 火

世紀警言

與時俱進，對一個中、青年人來說，並不太難，但對一位老年人，便困難得多了！周有光是例外的例外。九十六歲的周老在「九一」事件後，很快進入狀態，寫了一篇評論文章，把「九一」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說得頭頭是道，特別是分析「九一」發生的近因和遠因，也說得透徹極了。二〇一一年，他一百零六歲，中東發生「茉莉花事件」，他更耐不住寂寞，為了解事件的真相，讀報紙，看電視，上互聯網，密切關注世界大事，並作出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判斷。周老說：「我幾乎乎地在電視節目裡看北約轟炸利比亞，不懂為什麼會發生這場戰爭。後來我向網路尋求答案。原來，聯合國有一個《保護責任新理念的決議》，敘利亞局勢不一定和利比亞一樣，但基本都是相同的，基本都是決議的問題，當然各人的看法是不一樣的。」談到阿拉伯之春對世界的影響，周老很形象地說，地球是板塊運動，人類社會也是幾塊板塊構成的，阿拉伯世界是一個板塊，現在大體地發了，還有非洲，非洲還沒有動呢，這是以後的事情了。非洲要動，就是地球上的一個重要的板塊在動，當然要影響到旁邊。「當然如何運動還很難說，這個運動不是幾天能搞定的。」周老以專家的語氣對我說：「阿拉伯之春鬧得很厲害。敘利亞很可能會成為第二個利比亞啊。俄羅斯開了三艘軍艦過海，美國也開了航空母艦，但他的沒有用處。」

天言 楊天命

對巧合迷思

雖然已是多年前的舊作，但該劇不少情節內容，我依然記憶猶新，尤其當中一個能夠預見身邊人死亡的角色，更特別印象深刻：他因預個很小的原因而沒有登上飛機，最後航班竟然遇上空難，令他成為了唯一避過災禍的幸運兒。他想起那件令他沒有登上客機的小事，那是因為另一件小事而起，而另一件小事，亦由另一件毫無關聯的小巧合引致……愈想愈想，他發現人生不過是由無數的巧合組合而成，它們隨時取決了一個人的生死，並逐漸因為如此的想法，擁有了預見別人死亡的超能力……天命之所以對此角色特別印象深刻，是因為他的想法牽涉到人類命運的反思。不像我們傾向相信輪迴的東方文化，西方的朋友由於沒有一三世觀（前世、今世、來世），所以傾向認為生命中所有發生的事件也不過是巧合，繼而令思緒陷入一片毫無意義的混亂當中，他們唯一的出路，就只好相信上帝，相信一切皆由這位全能的神去安排，而非全無意義的巧合，但亦因此而進入另一個死胡同：既然上帝安排了我們，既然上帝安排了一切，既然上帝無所不能，那為何我們仍要經歷如此多的苦難？我個人認為，擁有「三世觀」的我們從某程度來說，算是比較幸運：我們相信今日的所得、所失、所有的快樂及痛苦，全都因自己多生以來所種下的因果所致，如此想法，不但令所有命運的巧合變成有原因，也令我們知道只要積極面對命運，我們確有機會慢慢將之扭轉過來。所以，請別因眼前的苦難而變得消極，它其實是一種替你消滅過去壞因的美事，只要不在它之上再添惡因，苦難的結尾總會更好的將來在等待我們！

利亞戰爭仍然一直處於膠著狀態。可見，他在下這個結論之前，是做過功課的。人老心不老，身居斗室，閱盡天下事，套他的話，這是拜一個「信」字之賜。周老解釋道：人類社會衣食住行，現在還要加上「信」，應該是「衣食住行信」。為什麼呢？「衣食住」是農業化社會的生活內容，加上「行」，就是工業化社會的了，「行」是孫中山加的，當時人們覺得為什麼加上「行」呢？「因為那時候汽車少，現在滿天下都是汽車了。」周老說。周老說：「我再加上兩個字，信，即資訊化，資訊化在今天很重要。」他說，譬如阿拉伯之春，緣於手機，「一個青年，在突尼斯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就在馬路邊上做小買賣，警察去干預就鬧起來了，警察打了他一個耳光，他氣急了，就澆上汽油自焚。旁邊的人用手機拍下來，傳出去了，一下子就鬧革命了，這就是資訊化的影響。」周老對時局看得透，因他很有歷史眼光。他曾說過：「清朝康雍乾時代強不強？盛世嘛！怎麼強盛的？靠改革，改良嘛。」周老認為，清朝的由盛轉衰是因為到後來執政者越來越頑固守舊，故步自封，以至於被歷史所淘汰。「不想被淘汰，就要進步。在現代社會講進步，就是要向民主方向過渡。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界就是這麼過來的。」周老斬釘截鐵地說。以歷史為鑑。歷史教訓不能不吸收。周老鄭重其事地說，中國人現在最要緊的是跟上時代的變化。言者諄諄，聽者宜慎而重之。這是一個充滿睿智的世紀老人的肺腑之言！

老年有夢



代表作《吹肥皂泡的少年》。網上圖片



代表作《洗衣婦》。網上圖片

一個少年趴在石台上吹肥皂泡泡，他左手旁有個小孩，露出半張臉，眼睛的焦點對着吹得很大且透明發亮的肥皂泡泡。構圖非常簡單，逼真得像一張照片。洛可可風格的法國畫家夏爾丹的《吹肥皂泡的少年》讓我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也是從這幅畫中知道，原來18世紀的歐洲就有吹肥皂泡這玩意兒。有人嘲笑那些有夢想的人，是在吹肥皂泡泡。輕盈飄逸的泡泡在身邊飄蕩，看起來很漂亮，但很快的就消失不見。夢想無法永恆嗎？或是說，夢想難以實現？1699年11月2日，夏爾丹出生於巴黎。父親是做枱球桌的工匠，手藝好到連法國國王也是他的顧客。當時人們把肖像畫和歷史畫當成高級畫種，夏爾丹卻選擇了在學院體系中認為較低級的靜物畫和風俗畫。畫風平實的他試圖通過靜物畫來反映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趣味，也以風俗畫反映普通人民和善、勤勞、儉樸的美好品德。他的風俗畫受到小荷爾畫派的影響，畫的雖然都是一些常見的平凡物品，但能賦靜物予生命，善於把人物形象和生活環境聯繫起來，使得思想內容更深刻，質樸而寫實的畫法，獲得熱愛生活的人思想情感的共鳴。代表作有《洗衣婦》《廚娘》《小孩和陀螺》《午餐前的祈禱》和《吹肥皂泡的少年》等。1728年靜物畫《鱈魚》展出，一舉成名，並以「擁有描繪動物和果實才能的畫家」的推薦理由當選為皇家藝術學院院士。他是洛可可風格最具代表性的畫家之一，也是備受藝術評論家狄德羅稱讚的畫家，1779年12月6日死於巴黎。崇尚樸素的夏爾丹，作品表現出來的美自然而親切，成為他的藝術魅力。他用色素雅諧調，畫面恬淡柔和，就像這幅《吹肥皂泡的少年》，看着似乎是以畫來記錄一個生活片斷，然而，畫家要告訴我們的究竟是什麼呢？聽過一個久不執筆幾乎已經脫隊的作家說：

把狂熱的夢變成收藏太久的桔子，日漸萎縮乾癟。悵然的心憂傷起來充滿迷惘，是不是有些夢和理想，是一個無論怎麼努力用心去經營長途跋涉也永遠無法抵達的目的地呢？然而強硬的P凜然地說：「不管是幾歲，人還是要有夢，一步一步去完成，從而帶來成就感和快樂，這樣的日子才有意義。」P的積極是由於他曾經有過夢不成的悔憾或者是滄桑歲月並沒有扭曲他的執着信念呢？我沒有追問。當我在追夢的途中遇上阻礙、挫折和失敗的障礙或柵欄，支撐不住，跨越不過去，感覺沮喪洩氣，苦於掙扎的當兒，我趕快反覆溫習P的堅毅，然後不再推諉和埋怨，打起精神繼續奮鬥。夜晚的農場天空，星星比別的地方要明亮，就像早上圓滿自由純淨美麗的肥皂泡泡，彷彿在提供一個訊息，一個人就算到了老年，也還要有夢，並且還堅持把渴望的夢一一設法實現。因為人生不要有悔，也不願有感。

百家廊 朵拉

花錢買浪費

這真是一個花錢買浪費的時代！前些日子，收到一位朋友送的台灣產鳳梨乾，好大一盒。盒子的大小，比半個睡覺的枕頭還大，心裡正在發愁那麼多的鳳梨乾，什麼時候才會吃得完，而且自己還是不能吃甜食。上下排着各四包鳳梨乾，每包大小比手掌合起來還大出多少。塑膠的包裝袋還得用剪刀才能剪開，然後又是一個，不，是半個膠盒子，上面放着三片扁扁的鳳梨乾，如果用紙袋來裝，小小一個就夠了。用紙袋來裝鳳梨乾，那是我們小時候才會買得到。如今這樣的購買食物的方式，已幾乎絕跡了。但想想，在環保觀念那麼普遍的今天，竟然那麼費事來包裝，為的只是送禮而已。那些包裝的價值，絕對超過鳳梨乾本身。那不是花錢買浪費是什麼？還有花錢買浪費，不止是食物的禮盒而已。最近我的眼睛有腫痛的感覺，便到藥房買了一瓶眼藥水來滴眼睛。滴完放回冰櫃裡時，發現冰櫃裡還保留着三瓶用剩的舊眼藥水。內人說已經有了，還買！我對她說，說明書上寫着，開瓶後要放進冰箱，也說開瓶後一個月後切勿使用。當然，通常滴上幾次之後，眼睛的腫痛就消除了，而且一個月內絕對不會再患。所以，眼藥水事實上只需四分一瓶就足夠。為什麼產品非要那麼多的大小呢？毫無疑問，廠商要賺錢。作為消費者和患者，只能花錢買浪費了。

幕後黑手自食其果

事實上，不僅個人層面不可能挑戰業界，甚至連其他媒體往往也受到牽制而不能動彈。就以電視台乃至電台為例，但經理人公司其實才是幕後玩家。因為媒體需要一線紅人來爭取收視率，加上日本均常處於作戰狀態的對立狀態，所以手上擁有大量不同檔次藝人的經理人公司便可以操縱之權。通常以讓一線紅人上節目，來換取麾下較低檔次藝人於媒體上的曝光率作交換手段，於是媒體反過來淪為工具，成為協助大型經理人公司育成偶像的公開頻道。所以業內的大潛規則，從來都沒有所謂公眾的試鏡機會，一切都早已內定安排。對部分紅透半邊天的頂級偶像如木村拓哉而言，甚至可以直接到電視台相關節目以配合他為主導作出調節安排，作為觀眾的我們只能被動地接受一切。回到最初的AKB談話，我想指出的是掌舵人秋元康早已在八十年代有大同小異的造星成功案例（小貓俱樂部），而經理人公司在日本業界的牢不可破地位，某程度方便了行內人的呼風喚雨，令一切也得心應手。可是凡事都有正反面，在本上受到壓力的背後，同樣的方式在海外卻不一定得到買帳。作為流行文化的輸出大國，尤其於東亞的影響力明顯地日漸下降之際（韓國的取而代之的幾成不爭的事實，相信經理人公司隻手遮天的歷史背景，反過來使到日本流行文化的全球作戰力不升反降。